

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

刘勇刚 著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广陵书社

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

刘勇刚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 / 刘勇刚著. — 扬州 : 广陵  
书社, 2014. 12

ISBN 978-7-5554-0209-1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李清照(1084~约  
1151) — 宋词 — 诗词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056号

- |      |   |        |                |
|------|---|--------|----------------|
| 书 名  | 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   |        |                |
| 著 者  | 刘勇刚   |        |                |
| 责任编辑 | 胡 珍 丁晨晨   |        |                |
| 出版发行 | 广陵书社  |        |                |
|      |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 邮编     | 225009         |
|      | <a href="http://www.yzglpub.com">http://www.yzglpub.com</a> | E-mail | yzglss@163.com |
| 印 刷  |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        |                |
|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        |                |
| 印 张  | 7.375   |        |                |
| 字 数  | 130 千字  |        |                |
|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54-0209-1                                      |        |                |
| 定 价  | 28.00 元   |        |                |

## 序

陈祖美

事情有所巧合,头一种拙编著是关于秦少游的,接下来一发难收的是有关李清照的。我阅读的刘勇刚教授的第一部编著是由程郁缀、朱惠国二位教授主编的《秦少游诗词文精品丛书》中的《秦少游文精品》,而我过细拜读的勇刚的第二部专著也是有关李清照的。按说研究同样的两个课题会有不少共同语言,遵嘱为勇刚的这部选题新颖的《当代视野下的李清照》(以下简称“刘著”)撰一序文,本应不成问题。但是,恰恰我生平中的甲午流年不顺,接连动过两次手术后,难免体羸神伤。在力不从心的状态下,深恐难孚所望,对不住勇刚和数十年来盛意关注有关李清照拙作的一茬儿又一茬儿的读者朋友!而硬性推辞,岂不更加失礼,思忖再三,还是勉力一试试吧。

1

序

不读不知道,一旦经眼,勇刚的这一论著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名至实归、颇为时尚、屡见新意。比如在





第一章“前言”中有这样一些既独到又新颖的征引和见解：“才女之所以是才女，就因为她有慧根、激情和想象，不循他人预设之轨道。才女的天敌是封建妇道，欲成才女就必须突破礼法之束缚。中国本不缺乏具有天然美质的女子，只是礼教结成的茧裹束着她们的身心，不能破茧化蝶。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谈到人们用‘雌’来定义女人，指出：“雌”这个字具有贬义性质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由于它将她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女人一旦被‘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就丧失了自由和独立，沦为屈从男性的第二性。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压根儿就是一个‘性别的牢笼’……‘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鱼玄机）这两句诗道出了历代才女的心声。看来，要以一棵树的形象与男性文人站在一起，简直是天方夜谭。李清照却是一个特例！质言之，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中指出：‘我们试看历史上有名的女性，便单就中国而论，如象卓文君，如象蔡文姬，如象武则天，如象李清照，她们的才力也并不亚于男人，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人，乃至成为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她们是不肯服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她们成了叛逆，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真像郭老说的那样，只有叛逆的女性才能冲破闺房的樊笼，在文学

的道路上尽力地驰骋,实现自我。”

“刘著”的另一新奇之处,不仅借重郭老的高论,还能与外国的康德、歌德、黑格尔等联手来揄扬李清照其人其作的不同凡俗。说来不才虽在致力于李清照研究不久,就发现了“烟霞”之好对李之风物之作的影和给力,但压根儿没有想到此与康德《判断力批判》所云“没有这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相关联,还有李清照现存作品无多,就词而论,可信和较可信的也就五十来首,但其中名篇竟有《如梦令》(二首)、《醉花阴》、《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声声慢》、《渔家傲》、《武陵春》、《永遇乐》等十多首,其名篇数量不亚于分别存词三百馀首和六百馀首的苏东坡和辛弃疾。针对这一罕见的“李清照现象”,“刘著”引用《歌德谈话录》所云:“哥尔斯密斯只做了很少的诗,诗的数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不得不称他是一个非常富于生产力的诗人,正因为他所写的少量的诗有持久的内在生命的缘故。”接过歌德的话头,“刘著”联系李清照其人其作进而阐发道:“歌德所说的‘文学的生产力’,也就是真实而持久的文学魅力,具有时空的穿透性。综观中西方文学史,富于生产力的诗人不乏其人。但从性别来看,中国古代‘非常富于生产力的’女作家却少得可怜,恐怕只有李清照。至少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以很少的作品而获得‘持久的内在生命’,李清照一人而已。”再比如,在谈到李清照《词论》时,“刘著”在略摭已见“从





本质上看,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之说是文体学观念,其哲学基础却是知性思维”之后,紧接着征引黑格尔《小逻辑》所云:“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刘著”接着说:“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命题,明辨诗词二体之分野,体现了思维的坚定性和规定性。中国文学史上才女不胜枚举,但具有思想家风范的女性作家却微乎其微,李清照是一个特例。”类似的道理,勇刚的这一论著对李清照研究来说,至少是罕见的特例之一。

## 二

正在啧啧称赏“刘著”中那些新意迭出的章节时,读着,读着,不觉一种知遇之感油然涌上心头。此系指书中屡屡对拙著《李清照评传》中某些与人迥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对于李作系年等等若干内容的征引和信从。诚然,笔者与大多数著书立说者抱有埒同的心态,每每以自己的著作被征引为荣,被征引的次数愈多愈有成就感。况且,“刘著”对拙作的征引既非无端恭维,也不是盲目信从,而是有一种从善如流的大度和不掠人之美的君子之风。勇刚对于拙著是有分析、有取舍,甚至有所裨补增益的。比如在对于李清照“婚姻真相的还原”一小节中是这样写的:“……但我们仍不

得不说赵李的性爱关系并不和谐完满。当我们静静地披览《漱玉词》时，团团的‘浓愁’从四方聚拢而来，驱都驱不散。而这些‘浓愁’大抵是闺怨，剪不断，理还乱。什么都可以作假，唯独自己的心声不容伪饰。赵李的婚姻真相委实有待于重新认定。比较全面地揭开赵李婚姻真相的论者是陈祖美先生。她细读文本，细审用事用典，从中发现了李清照的内心隐秘，认为赵明诚移情别恋，致使李清照无嗣，有‘婕妤之叹’。陈先生的推断是成立的。不过，我仍想进一解。我觉得赵明诚的兴趣热点不在女人身上。就算他有‘天台之遇’，也是士大夫一时的谑浪而已。赵明诚有兴奋点，但不是女人。赵明诚酷爱金石文字，在他眼里，金石是第一位的，他能把金石抱热，却不太用心思去体会妻子的感情，他用于经营爱情的时间太少。即便是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叙述的青州归来堂赌书饮茶的细节非常风雅、非常开心，也只是明人王宇讲的‘真一时胜情，不能久耳’，风雅重复太多，也会单调、疲惫。一句话，金石书画怎能取代夫妻闺房之爱？如果是一个恪守礼法、不以情欲为重的妇人倒也罢了，可李清照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女人，她难以忍受孤独的煎熬。《漱玉词》是李清照最真实的心声，她抒发的‘浓愁’颠覆了他人眼里完美婚姻的假象，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婕妤之叹’的李清照。虽然赵明诚有没有纳妾，有没有‘天台之遇’（外遇），尚需文献的依据，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李清照







‘寂寞深闺’。因为历来对赵李婚姻褒美太多，读者已成定势，所以还原真相还需要时间。”

平心说来，在拜读“刘著”前半部分时，笔者内心颇为愉悦。之后，逐渐感到有所顾藉。这主要是因为前面对于古今中外诸多高论的征引、阐发对于“刘著”多有增重和添彩，转而较多地征引拙著会不会妨碍“刘著”更多地出彩呢？！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读到第127页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赵明诚冷落李清照，是不是琵琶别抱，另有新欢呢？陈祖美先生认为赵明诚有‘天台之遇’，致使清照有‘婕妤之叹’。就算这是一个‘天才的猜想’吧，它仍然是停留于猜想，不能作为事实。在我看来，赵明诚没有纳妾，他的心事压根儿就不在女人身上。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对爱情期望太高，而赵明诚却是一个不为情所困的人，他是学人而非才人。”勇刚的这段话令不才为之感慨良深。这完全不同于我在学术上曾遭遇过的口水攻讦，而洵可尊为《诗经·小雅·鹤鸣》所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有益于学术修养的上好词汇“攻错”加以称赏。“错”是指错刀，“攻错”就是以别人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短处。在这里勇刚不仅进一步道出了李清照解读中更为新奇的观点，还不无幽默地对于我所服膺的“天才猜想”有所质疑。我举双手欢迎这一质疑，这无异于为不才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申述拙见的良机。的确，我在已经出版的十一种有关

李清照的拙编著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天才猜想”。现在看来,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本意并非说自己的“猜想”是“天才”,而是在“马恩”“天才猜想”说的启发下,我曾尝试过一次“猜想”。我所“猜想”的也不是赵明诚是否纳妾(下详),而是李格非在王珪长女早卒后是否续弦的“继母说”。

在宋史和更老一代李清照研究专家中,对立的双方曾各自自信从有关李格非妻室的两种记载。一方认为李格非之妻系状元王拱辰孙女;一方逐渐认定是元丰宰相王珪之长女。双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我在相继出版了《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两种编著之后,于1996年在济南舜耕山庄召开的“二安”年会上提出:李清照的生母非此即彼,只有一个,而李格非的妻室则极有可能是亦此亦彼,即在其任郢州教授时所娶王珪长女早卒后,在其多年之后晋升为校对黄本书籍(有关此事的出土文物堪称力证)之后,再娶王拱辰孙女为继室。而绍兴年间,在宋高宗身边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远,被李清照称为“弱弟”,即幼弟。其父迎娶王拱辰孙女时,李清照已经十来岁,李远只能是她的异母小弟。对于这一在十馀年之前就曾被多种有关论著陆续采纳的所谓“继母说”,在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拙撰著《李清照诗词选》中,尽力对这一“猜想”出的“继母说”加以补苴,届时未知勇刚和广大读者朋友能否认可为差





强人意的“继母说”？

至于赵明诚是否纳妾，如果像勇刚期待的能够有文献依据，自然是再好不过。但作为宋朝婚姻制度的产物，在那时，纳妾就好比是家常便饭，会有文献记载吗？所以我对宋朝哪怕是苏东坡、赵明诚、辛稼轩等等正人君子的纳妾、冶游，自然而然地视为无需证明的公理一般。既是公理自然是普遍存在的，生活中应该不难发现。对于此事不才虽不敢说手握正规文献的确凿记载，但我早就发现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旁证。这是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所云：“（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一典原出自曹操《遗令》，后以之比喻临终时对妻妾的眷念之情。在此，李清照的用意岂非说：赵明诚临终时对其妻妾并无遗嘱和眷顾之意？假如赵明诚绝无纳妾之事，李清照岂非错用此典？想来勇刚绝不会苟同如此小觑李清照！

上述问题在李清照研究中不算无足轻重，加上勇刚对之有所质疑和存有某种疑窦，所以我便倚老卖老充作解人，但未知说清楚了没有？

### 三

在第179页勇刚动情地写道：“……经历了改嫁讼离，清照对自己生前身后的命运已经洞若观火：‘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

根之谤。’这段话说得非常沉痛，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孟子说过：‘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就易安来说，身为才妇，自然声誉不凡，但绝对不是奢侈的‘不虞之誉’，倒是‘求全之毁’一直伴随着她，未曾须臾离去。改嫁又讼离，这对于豪门贵妇，就是‘败德败名’啊，那些卫道的‘中朝之士’会怎么看她呢？‘多口之谈’即成‘无根之谤’，有道是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易安期待着‘智者之言’，为她湔洗冤屈。”

细读了这段话，不仅诱发了我诸多联想，还深深地被打动了。勇刚堪称李清照的异代知音！实事求是地讲，在李清照研究领域的两位大功臣之前，即使是对李清照其人其作有若干警策之论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对于李清照的再嫁也看作不光彩的事而云：“身后流言亦意中。”至于黄墨谷等前辈虽然对李清照研究也做出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贡献，但是已经作为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女性，竟然把已确凿记载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李清照确有再嫁之事，视为污蔑李清照，而她们空口无凭地认定李清照未曾再嫁则是奋勇保卫李清照！窃以为即使主观上真心保卫李清照也好，为她仗义执言也罢，先决条件是能够真正理解她。勇刚惟其理解李清照，话才能说到点子上。这类切中腠理之言，在“刘著”中随处可见。这里所引用的孟子所云“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本来非常恰当，然而在联系李清照加以阐发时，却把二者分而言





之,并认为对李清照来说不存在“不虞之誉”,只有“求全之毁”。这一定论在古代也许大致说得过去,而在当今则不尽然。远的不说,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为例,有人一改过去把李清照说成是什么腐朽的贵妇人啦、靡靡之音啦,又把她前期的一些作品出奇地加以拔高,比如把她在十七岁前后写的那首《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的批判锋芒说成是指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她写此诗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基,北宋还处在繁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年方十七八的闺中少女是难以洞察的,她又怎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奸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对于李词的“不虞之誉”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例一:李清照在新婚前后,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此时其所作《鹧鸪天》的结拍二句云:“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对此,有论者解释为词人在借咏花发泄自己才能被埋没和对社会的不平!这显然是以之提升此词的思想境界,洵为“不虞之誉”。实则在此之前的“绿肥红瘦”之句几令其誉满京城,才能并未被埋没。再者对于当时的一个少女或新妇来说,不大可能具有经世致用之想。况且,正在优雅地体察桂花的她,其得意自负的心情溢于言表——自许为“自是花中第一流”呢,哪

里会对社会有何不平和不满？实则当时的李清照在创作上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味，其“骚人”二句岂非包含她自信地以为：屈原的“审美”情趣不如自己，竟然没有把桂花写进注重内美的《离骚》！更为极端的另一例证是关于《声声慢》的。对此词的最严重的误读莫过于将此文本中的“晓来风急”误为“晚来风急”。“刘著”中正确地引为“晓来风急”，这是很可嘉的。对于对此词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主要表现在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远离了事实。

勇刚看到了“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对于妇女的戕害是很有眼力的。鲁迅说阮玲玉死于人言可畏，实际上也是这种戕害的恶果。在“极左”的小环境里，我本人曾被说成：“一个产业工人的女儿，竟然忘了本、变了质。”前者是“不虞之誉”，我父亲虽然在青岛铁路分局工作，但不是从事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如此抬举我的家庭出身，实际上是以“不虞之誉”来达到“求全之毁”的目的。因为所谓“忘本”“变质”是指我领到了第二个月三十九元研究生助学金之后，买了两件款式略微新一点的单衣和吃了几次大伙房的“小炒”，这其实是对于自己带着饥饿感苦读了三年的一点儿补偿。第一个月的助学金我首先买了济南有名的酱菜孝敬父母。“长在红旗下”的我尚且受到如此“求全之毁”，当年李清照和新旧社会中千千万万姐妹们的冤



屈之深重不言而喻。

#### 四

“刘著”的最后部分谦称为“馀论”，其实勇刚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发人深省和有所启迪的重要建言。他首先提出“莫把李清照‘娱乐化’”，这是针对“有人说李清照好赌、好酒、好色”而发的，是为维护李清照研究的崇高性而发的。回顾李清照研究的学术史，我们这一茬儿是在王学初和黄盛璋等前辈有关论著沾溉下前行的（王学初本名王仲闻，为王国维之子。其《李清照集校注》的1979年版署名王学初，1999年第二次印刷改署王仲闻）。黄盛璋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后人对其学术贡献的称誉，其大名也被镌刻在李清照故居的石碑上。然而王仲闻先生却在其呕心沥血的论著付梓之前，便撒手人寰，即使其大名已被树碑立传，本人亦一无所图。所以王、黄二位先生所从事的李清照研究堪称崇高并垂范于后世。而以“赌、酒、色”三字来编派易安居士者，假如扪心自问的话，该不该转而以王、黄等先生为榜样，为李清照研究做出一点实事呢？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勇刚在李清照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心，是值得嘉许和表彰的。

“馀论”的第二点是对“电影、戏曲中的李清照形象”，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观感，并为李清照其人其作的深入人心而叫好。作为致力于李清照研究的社科工



作者和业馀作家,看到和听到李清照其人其作为人所乐道喜爱,自己也受到很大鼓舞。在这方面我还想补充和提及一些事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毛主席患目疾手术之前,文化部录制上送的古典诗词音像资料中,就有李清照的《声声慢》等。2007年中国社科院的有关研究人员曾陆续到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同志座谈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名家名著,唯独李清照座谈过不止一次,有的中央领导对她的不少名作竟能背诵如流,甚至还到她的济南章丘故居视察、参观。事后,讲解员小宁对我说:领导一面行走,一面背诵了许多李清照的诗词。

专家学者中,在上文提到的王仲闻、黄盛璋先生前后,对于李清照的论述、年谱、笺注、评传、新传、鉴赏等等各种形式的编著,一时难计其数。值得特别推重的是“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对于李清照的若干警策之论。这是指1979年和1983年由中华书局一版、再版的夏老的《瞿髯论词绝句》。此书品评了词史上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始于李白,迄于况周颐。每诗或咏一二人,或一人数首,共有绝句九十三首,其中被吟咏次数最多的是李清照,比咏苏轼还多一首半,共六首,其第五首云:“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哭子规。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诗中将李清照和爱国名将岳飞相提并论,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刘著”的第五章在论及李诗时,发现钱锺书先生







《生日》诗的“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之下句，系隐括李诗“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而成。这本是李诗中很不起眼儿的一个断句，竟为钱先生慧眼所识。此例岂非说明李作有咳唾成珠之妙？同时亦可印证，此类发现为“刘著”中的一种长项。

## 五

“刘著”的价值还在于其独具的启迪性。这种启迪性，除了前文所说在李清照研究领域首次着重引进国内外哲人、诗人、学者的诸多精辟之论外，还使我联想到对李清照研究做出过直接、间接贡献的诸位教授学者，其中仅笔者有切身感受的不下两位数。前文已提到的王仲闻、黄盛璋、夏承焘、钱锺书诸位前辈不再赘叙，以下拟按长幼次序而言之。

首先想到的是启功先生。启老堪称我们家族的学术文化恩人，曾为我和族侄的论著、小说共作过三次书名题签。这里仅就与李清照有关的文牒之事略述感戴之情。鉴于以《漱玉词》心解等为主要内容的拙著《古典诗词名篇心解》承蒙启老题签后，拙著《李清照评传》的出版我便于第一时间呈奉启老指正。老人接过书入神地翻阅了一阵子，随即亲切地对我说：赵明诚手迹原系乾隆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友人拍照带回国之后，赠送我一《先贤遗迹》长卷精致复制件，你拿去拍照后，其中赵明诚的手迹，可作为另一本书的插页。启老的这一番令我喜出望外